

鲫鱼、鳊鱼(胖头鱼)、鳊鱼是上海人最喜欢的河鱼。

上海人把鲫鱼叫“河鲫鱼”，红烧葱烤；夸张的要放半斤。考究点的，鱼肚塞肉糜；鱼+猪亦鲜。记得最鲜一次在昆山好婆家，肉塞得鱼肚微微鼓起，外加那时少有的鲜蘑菇。

鲫鱼好吃却刺多，油余令鱼骨酥得能吃。美食家袁枚告诫，“然总不如蒸食之得真味也。”在他眼里最佳，“其次煎吃亦妙。”但上海人清蒸鲫鱼少，更不用说“蒸”时不用酒不用水，稍稍用糖以起其鲜。”听“老克勒”讲，最好的炒肚档是用鲫鱼肚皮肉清炒。

上海人的河鱼

在农场还吃过非洲河鲫鱼，卖相比本土色深，不鲜但刺少。其实，农场所在的奉贤有上海著名鲫鱼乌背鲫，产钦公塘西；以七八月麦钓最佳。“钓得竿头乌背鲫，小仙也说是神仙。”(程兼善《枫泾杂咏》)到冬天，最美鲫鱼在松江三泖。

排鲫鱼后的胖头鱼即“花鲢”，上海人不爱白鲢，嫌有泥土气，把做事慢吞吞的喻为“死白鱼”。胖头鱼头越大越好，在杭州张伯伯家吃过大鱼头，几乎占满整个一号砂锅。

我爱鱼头笃豆腐，笃得汤水发白罢手。1935年《人生旬刊》《上海的吃》，写杭菜鱼头豆腐“其优点是鱼头之中，都是肥壮的肉，豆腐更烧得入味，绝无豆腥气和苦味。”鱼头也可搭粉皮，为同泰祥、老正和的本帮名菜。

鱼头最佳是脸上三印板肉，颅里乳白色葡萄酒及鼻涕般鱼头鱼脑；而母亲会取鱼颊下一块三角形骨头。兼起往上轻抛，看它落桌能否站住。如此三次即止，有立住则示好运。后听说抛前会许愿，不知母亲许了什么，

但肯定不为自己。鳊鱼也叫“短(团)头鲂”，后来居上。上世纪80年代，单位每年发的年货里，必有鳊鱼，而且“模子”越来越大。做鳊鱼红烧清蒸均可。一厨师告知，红烧要翻锅；把鱼抛起，空中360度翻身。翻锅非“拗造型”，鱼高处落锅，重力加速度拍松鱼肉，离间肉骨，让味道更好。

本帮菜五代传人秦卓男进上海老饭店，熇红烧用水。与传统用鱼尾部相连现扇形不同，而是尾部切断呈根条状；翻锅更显功力。本帮秦斗李伯荣正到厨房，见小姑娘不选小锅用大锅，翻锅是鱼肉不散汤汁未洒；遂收徒。

翻不来锅我鳊鱼清蒸。鱼身横切三四道，嵌火腿片，有时辅香菇。而蒸鳊鱼则改平躺为站立：一刀从鱼腹拉到肛门，再自鱼两边中部从肛门至尾；把鱼肚往两边翻，摊平贴盆。若剪开鳃与鱼腹连接，可站更稳。待锅里水开，再放鱼蒸；肉更鲜嫩。站着蒸使鱼身两边受热均匀，口味同美；上菜也有腔调，站立的鱼如泰坦尼克驶入。

家里开油锅做鳊鱼少，那时每人每月配给半斤食油，岂敢奢侈。上饭店，倒会点苏锡名菜松子鳊鱼，本地以大鸿运他家最强。比肩而立是梅龙镇川菜干烧鳊鱼，名厨沈乐意另一绝活是干烧鲫鱼。

吃鱼凭票时，供应多海鱼少河鱼。从市郊农场回沪，总要买点鱼。买鱼到附近钱家桥，主要买鲫鱼，有时也买黑鱼。那时，鲫鱼最贵，其次是草鱼和胖头鱼。据《上海渔业志》：鲫鱼1962年卖到1.00元一斤，而大黄鱼只有0.38元。1978年高考体检到南桥，在鸿宾楼点红

烧鳊鱼八毛，吃掉当时一天工资。

二十多年前青鱼少，到1982年，市郊养殖占比才升至45%。青鱼多做熏鱼，一般在过年；仗它撑冷盆一角；没冰箱也储放得起。熏鱼是冷盘，后学粤菜加热上桌，微热的熏鱼口感别样。

“熏”在江南非火燎烟熏，而是调汁浸没，变色入味。做熏鱼选乌青，多取肚档，切成三指宽。用酱油、八角、茴香等腌制，稍干再炸，湿会粘底。余到色金黄取出，放入葱、糖、酱油等拌好的汁里浸一浸，拿出装盆。以外脆里嫩，咬有汁水为上乘。

青鱼肚档亦可红烧，为本帮代表作，以老人和老正兴最著名。鱼尾也是道好菜，有人说，“因上海人喜鱼头尾活肉，上海大厨创造红烧划水。”佐证以

历史精彩，发现精彩的过程更精彩。话说那次到湖南拜祭曾祖父，没想到三天后在台北故宫文献院有重大发现，发现了曾祖父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有六百多封奏折，而之前我来过，只找到三封，突然一下子给了我大惊喜。

安庆，曾经是攻打太平军最激烈的地方。我去了才知道，文正公破的城，被他从未见过的女婿，我的曾祖父又建立了起来。而且引进了西方的文明，陈独秀诞生的那家医院就是我曾祖父奠基的，他还开办了大学。

聂家对教育非常重视传承，在他逝后，我们还在上海捐赠了土地盖学校，从当年的十几亩到国家发展有六十亩从小学到高中一贯制的市东中学，已经过了一百个年头。因为这政府也保留了市东中学旁边的当年我家的住宅“聂家花园”。

此书组稿非常艰难，我是由在美国的宁波方家后代方先生联系，他又是在沪的著名藏家沈吉甫后人沈路平先生知会。我们都是微群某一时空时的朋友，从未照面。巧的是，方家当年在上海经历的四明公所大事件，是由我曾祖父受命于朝廷出面摆平的。

老故事，老有意思的。

那一年，在异乡的街头，我买下了一对银戒。

“我当然收到过礼物。但信物，信物是什么？”

一定有这样一个初夏，蚕茧已收，新麦方熟，刚刚赛罢龙舟的两个乡下人，在茶棚里遇见了，频频致问：“要不要尝尝我家的粽子？”“我这里也有。”一家是咸，另一家是甜，对着

赞了一回嫂嫂的好手艺，絮絮道家常，不知怎的，就说出话来，原来：他家有一个儿子，他家有一个女儿，正是年貌相当。

都是多年熟人，算得知根知底，此刻又打量对方周身。一个心道：新夏布袍子，可见家境还殷实；另一个想着：男人家在外三光，就是女子们的贤惠。这样人家，教出来的女儿不会太差。乡下人，原就浑朴，一拍桌子：好，我就替孩子订下这门姻缘。

魏晋人繁钦有一首《定情诗》：“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出门在外，又仓促，身无长物，于是，一枚戒指，一条汗巾子，一个香囊……就此约定三生。

没有事先置备什么，也用不着。信手摘下贴身物，是一种“我把我的爱，全都交给你，希望你不要嫌它小”的出乎一心。不惜割爱，是最终，人和物，还是会团圆。

乘着酒意回家，见到女儿哈哈大笑，把男家给的信物递上：“爹爹给你许了好

烧鳊鱼八毛，吃掉当时一天工资。

二十多年前青鱼少，到1982年，市郊养殖占比才升至45%。青鱼多做熏鱼，一般在过年；仗它撑冷盆一角；没冰箱也储放得起。熏鱼是冷盘，后学粤菜加热上桌，微热的熏鱼口感别样。

“熏”在江南非火燎烟熏，而是调汁浸没，变色入味。做熏鱼选乌青，多取肚档，切成三指宽。用酱油、八角、茴香等腌制，稍干再炸，湿会粘底。余到色金黄取出，放入葱、糖、酱油等拌好的汁里浸一浸，拿出装盆。以外脆里嫩，咬有汁水为上乘。

青鱼肚档亦可红烧，为本帮代表作，以老人和老正兴最著名。鱼尾也是道好菜，有人说，“因上海人喜鱼头尾活肉，上海大厨创造红烧划水。”佐证以

烧鳊鱼八毛，吃掉当时一天工资。

二十多年前青鱼少，到1982年，市郊养殖占比才升至45%。青鱼多做熏鱼，一般在过年；仗它撑冷盆一角；没冰箱也储放得起。熏鱼是冷盘，后学粤菜加热上桌，微热的熏鱼口感别样。

“熏”在江南非火燎烟熏，而是调汁浸没，变色入味。做熏鱼选乌青，多取肚档，切成三指宽。用酱油、八角、茴香等腌制，稍干再炸，湿会粘底。余到色金黄取出，放入葱、糖、酱油等拌好的汁里浸一浸，拿出装盆。以外脆里嫩，咬有汁水为上乘。

青鱼肚档亦可红烧，为本帮代表作，以老人和老正兴最著名。鱼尾也是道好菜，有人说，“因上海人喜鱼头尾活肉，上海大厨创造红烧划水。”佐证以

历史精彩，发现精彩的过程更精彩。话说那次到湖南拜祭曾祖父，没想到三天后在台北故宫文献院有重大发现，发现了曾祖父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有六百多封奏折，而之前我来过，只找到三封，突然一下子给了我大惊喜。

安庆，曾经是攻打太平军最激烈的地方。我去了才知道，文正公破的城，被他从未见过的女婿，我的曾祖父又建立了起来。而且引进了西方的文明，陈独秀诞生的那家医院就是我曾祖父奠基的，他还开办了大学。

聂家对教育非常重视传承，在他逝后，我们还在上海捐赠了土地盖学校，从当年的十几亩到国家发展有六十亩从小学到高中一贯制的市东中学，已经过了一百个年头。因为这政府也保留了市东中学旁边的当年我家的住宅“聂家花园”。

此书组稿非常艰难，我是由在美国的宁波方家后代方先生联系，他又是在沪的著名藏家沈吉甫后人沈路平先生知会。我们都是微群某一时空时的朋友，从未照面。巧的是，方家当年在上海经历的四明公所大事件，是由我曾祖父受命于朝廷出面摆平的。

老故事，老有意思的。

历史精彩，发现精彩的过程更精彩。话说那次到湖南拜祭曾祖父，没想到三天后在台北故宫文献院有重大发现，发现了曾祖父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有六百多封奏折，而之前我来过，只找到三封，突然一下子给了我大惊喜。

安庆，曾经是攻打太平军最激烈的地方。我去了才知道，文正公破的城，被他从未见过的女婿，我的曾祖父又建立了起来。而且引进了西方的文明，陈独秀诞生的那家医院就是我曾祖父奠基的，他还开办了大学。

聂家对教育非常重视传承，在他逝后，我们还在上海捐赠了土地盖学校，从当年的十几亩到国家发展有六十亩从小学到高中一贯制的市东中学，已经过了一百个年头。因为这政府也保留了市东中学旁边的当年我家的住宅“聂家花园”。

此书组稿非常艰难，我是由在美国的宁波方家后代方先生联系，他又是在沪的著名藏家沈吉甫后人沈路平先生知会。我们都是微群某一时空时的朋友，从未照面。巧的是，方家当年在上海经历的四明公所大事件，是由我曾祖父受命于朝廷出面摆平的。

老故事，老有意思的。

历史精彩，发现精彩的过程更精彩。话说那次到湖南拜祭曾祖父，没想到三天后在台北故宫文献院有重大发现，发现了曾祖父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有六百多封奏折，而之前我来过，只找到三封，突然一下子给了我大惊喜。

安庆，曾经是攻打太平军最激烈的地方。我去了才知道，文正公破的城，被他从未见过的女婿，我的曾祖父又建立了起来。而且引进了西方的文明，陈独秀诞生的那家医院就是我曾祖父奠基的，他还开办了大学。

聂家对教育非常重视传承，在他逝后，我们还在上海捐赠了土地盖学校，从当年的十几亩到国家发展有六十亩从小学到高中一贯制的市东中学，已经过了一百个年头。因为这政府也保留了市东中学旁边的当年我家的住宅“聂家花园”。

此书组稿非常艰难，我是由在美国的宁波方家后代方先生联系，他又是在沪的著名藏家沈吉甫后人沈路平先生知会。我们都是微群某一时空时的朋友，从未照面。巧的是，方家当年在上海经历的四明公所大事件，是由我曾祖父受命于朝廷出面摆平的。

老故事，老有意思的。

历史精彩，发现精彩的过程更精彩。话说那次到湖南拜祭曾祖父，没想到三天后在台北故宫文献院有重大发现，发现了曾祖父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有六百多封奏折，而之前我来过，只找到三封，突然一下子给了我大惊喜。

安庆，曾经是攻打太平军最激烈的地方。我去了才知道，文正公破的城，被他从未见过的女婿，我的曾祖父又建立了起来。而且引进了西方的文明，陈独秀诞生的那家医院就是我曾祖父奠基的，他还开办了大学。

聂家对教育非常重视传承，在他逝后，我们还在上海捐赠了土地盖学校，从当年的十几亩到国家发展有六十亩从小学到高中一贯制的市东中学，已经过了一百个年头。因为这政府也保留了市东中学旁边的当年我家的住宅“聂家花园”。

此书组稿非常艰难，我是由在美国的宁波方家后代方先生联系，他又是在沪的著名藏家沈吉甫后人沈路平先生知会。我们都是微群某一时空时的朋友，从未照面。巧的是，方家当年在上海经历的四明公所大事件，是由我曾祖父受命于朝廷出面摆平的。

老故事，老有意思的。

人家。”女儿登时羞得满脸通红：“爹爹你吃醉了。”飞奔逃掉。母亲大吃一惊：“是几时许的？吃酒前吃酒后？”——正怕他是酒后一时糊涂，胡乱乱许。

再四问个究竟，果然是好人家好儿子，依稀记得，前年的重阳会上见过，茁茁实实、虎头虎脑的样子。母亲也是满心欢喜。

做女儿的呢？第二天起床，看到枕边多了一枚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戒指，明知道是什么又不好打问，硬是假装没有看到。大家都浑若无事，谁也不提，戒指也不知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要到洞房夜，他揭开她盖头的刹那，彼此手上都有这“约指双银”。若能恰逢盛世，日子必定有滋有味。到晚年，她也有一个似模似样的首饰盒，灯下把示诸孙妇，颇有规模。她是练达能干的老祖母，这只金臂钏，那套头面，这件金三事……要给谁，都成竹在胸。为自己，她只留了一枚银戒指。全家人都知道，老爷子走的时候，戴了另一枚。天上地下，他们总能团圆。

莫说这只是虚构，我相信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被压在山川岁月之下。“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历史，就是由尘埃组成的。历史有多不朽，爱情就有多海枯石烂，而物质，比爱情更永恒。

“很惭愧，我收到过的礼物足以在淘宝开一间杂货店。而我真正想要的‘信物’，也许，会是你，给我。”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不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过去读《论语·公冶长》讲“刚”时，专文介绍过此章。文中之“强”，指人的刚强、坚韧。

孔子首先反问子路：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或者是你那样的强呢？“抑”，连词，表选择。“而强”，即“尔强”，指子路的强勇。

接着孔子自言自语，说南方的强：用宽厚温柔的态度和方法教化他人，对无理蛮横之人也不报复。“无道”，不讲道理，没有规矩，粗暴骄横。显然，这种强是以柔克刚，内在而不外扬。内心强大与坚韧，缘于有文化，有修养，有智慧，有自信，亦有原则，所以是“君子居之”。“居”，处于，占据。

孔子又说北方的强：枕着兵器盔甲睡觉，到死也不满足(用俗语说就是做鬼也还要战斗)。“衽”，床席。“金革”，金属武器和皮革盔甲。“厌”，义为满足，如学而不厌；“死而不厌”即至死不休。北方多战事，故北方的强以战争中的勇敢、剽悍、坚韧最为突出。

可以说，孔子开创了论述南北地域群体性格差异之先河。不同环境、不同现实，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生存方式，进而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群体性格。不能简单地谁优谁劣，实际是各有长短。近代由艺术领域“海派”“京派”之分，到社会层面南人、北人之辨，即是相关思路的生动延续。不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复说明，南北融合的话题远盛于南北差异的比较。

孔子既肯定南方之强，又肯定北方之强，但他有更超脱的关于强的认知。其含义十分丰富，分为两类四种。第一类从做人的原则说，一是“和而不流”，二是“中立而不倚”。第二类从人生环境说，一是“国有道，不变塞”，二是“国无道，至死不变”。

“和”，和平、和睦、和谐；“流”，随波逐流，无原则地附和、顺从。“和而不流”与孔子另一名言“和而不同”异曲同工，其要义是和以待人处事，同时坚守自己的立场、原则。

“中立”，即立于中，立于中庸之道。今之中立一词由此而来，但两者形同而实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是通俗的中立词典，只将中立作为政治词汇加以说明，大概有意避开了它的哲学属性。而孔子的“中立”恰恰是哲学概念，已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文中作过说明。“倚”，偏，在事物两端之间偏向一端；这种偏向使矛盾不能平衡，使问题不得解决。“中立而不倚”，或“不偏不倚”，是对中庸之道的又一个经典概括。

“国有道”，国家处于正轨，政治清明。“变塞”，《古汉语大词典》未收，似不好懂，但若与“变通”对照，则可知是因变而塞，而不通。那么，“不变塞”就是不改变。“国无道，至死不变”，十分明白。总之，不管国家形势如何，都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志向和操守。

孔子推举四种强，用了四个感叹短句“强哉矫”。“矫”，词典解释是“强貌”。所以，孔子的感叹就是“强啊强”，一般译成“这才是真的强啊”，或“这样的强真是卓越”。真正的坚强，在于心，在于精神。

子思著《中庸》，主旨自然是中庸，因此读此章应注意“中立而不倚”。请特别记住，中庸之道“强哉矫”！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不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过去读《论语·公冶长》讲“刚”时，专文介绍过此章。文中之“强”，指人的刚强、坚韧。

孔子首先反问子路：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或者是你那样的强呢？“抑”，连词，表选择。“而强”，即“尔强”，指子路的强勇。

接着孔子自言自语，说南方的强：用宽厚温柔的态度和方法教化他人，对无理蛮横之人也不报复。“无道”，不讲道理，没有规矩，粗暴骄横。显然，这种强是以柔克刚，内在而不外扬。内心强大与坚韧，缘于有文化，有修养，有智慧，有自信，亦有原则，所以是“君子居之”。“居”，处于，占据。

孔子又说北方的强：枕着兵器盔甲睡觉，到死也不满足(用俗语说就是做鬼也还要战斗)。“衽”，床席。“金革”，金属武器和皮革盔甲。“厌”，义为满足，如学而不厌；“死而不厌”即至死不休。北方多战事，故北方的强以战争中的勇敢、剽悍、坚韧最为突出。

可以说，孔子开创了论述南北地域群体性格差异之先河。不同环境、不同现实，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生存方式，进而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群体性格。不能简单地谁优谁劣，实际是各有长短。近代由艺术领域“海派”“京派”之分，到社会层面南人、北人之辨，即是相关思路的生动延续。不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复说明，南北融合的话题远盛于南北差异的比较。

孔子既肯定南方之强，又肯定北方之强，但他有更超脱的关于强的认知。其含义十分丰富，分为两类四种。第一类从做人的原则说，一是“和而不流”，二是“中立而不倚”。第二类从人生环境说，一是“国有道，不变塞”，二是“国无道，至死不变”。

“和”，和平、和睦、和谐；“流”，随波逐流，无原则地附和、顺从。“和而不流”与孔子另一名言“和而不同”异曲同工，其要义是和以待人处事，同时坚守自己的立场、原则。

“中立”，即立于中，立于中庸之道。今之中立一词由此而来，但两者形同而实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是通俗的中立词典，只将中立作为政治词汇加以说明，大概有意避开了它的哲学属性。而孔子的“中立”恰恰是哲学概念，已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等文中作过说明。“倚”，偏，在事物两端之间偏向一端；这种偏向使矛盾不能平衡，使问题不得解决。“中立而不倚”，或“不偏不倚”，是对中庸之道的又一个经典概括。

“国有道”，国家处于正轨，政治清明。“变塞”，《古汉语大词典》未收，似不好懂，但若与“变通”对照，则可知是因变而塞，而不通。那么，“不变塞”就是不改变。“国无道，至死不变”，十分明白。总之，不管国家形势如何，都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志向和操守。

孔子推举四种强，用了四个感叹短句“强哉矫”。“矫”，词典解释是“强貌”。所以，孔子的感叹就是“强啊强”，一般译成“这才是真的强啊”，或“这样的强真是卓越”。真正的坚强，在于心，在于精神。

子思著《中庸》，主旨自然是中庸，因此读此章应注意“中立而不倚”。请特别记住，中庸之道“强哉矫”！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不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过去读《论语·公冶长》讲“刚”时，专文介绍过此章。文中之“强”，指人的刚强、坚韧。

孔子首先反问子路：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或者是你那样的强呢？“抑”，连词，表选择。“而强”，即“尔强”，指子路的强勇。

接着孔子自言自语，说南方的强：用宽厚温柔的态度和方法教化他人，对无理蛮横之人也不报复。“无道”，不讲道理，没有规矩，粗暴骄横。显然，这种强是以柔克刚，内在而不外扬。内心强大与坚韧，缘于有文化，有修养，有智慧，有自信，亦有原则，所以是“君子居之”。“居”，处于，占据。

孔子又说北方的强：枕着兵器盔甲睡觉，到死也不满足(用俗语说就是做鬼也还要战斗)。“衽”，床席。“金革”，金属武器和皮革盔甲。“厌”，义为满足，如学而不厌；“死而不厌”即至死不休。北方多战事，故北方的强以战争中的勇敢、剽悍、坚韧最为突出。

可以说，孔子开创了论述南北地域群体性格差异之先河。不同环境、不同现实，形成了人们不同的生存方式，进而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群体性格。不能简单地谁优谁劣，实际是各有长短。近代由艺术领域“海派”“京派”之分，到社会层面南人、北人之辨，即是相关思路的生动延续。不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复说明，南北融合的话题远盛于南北差异的比较。

孔子既肯定南方之强，又肯定北方之强，但他有更超脱的关于强的认知。其含义十分丰富，分为两类四种。第一类从做人的原则说，一是“和而不流”，二是“中立而不倚”。第二类从人生环境说，一是“国有道，不变塞”，二是“国无道，至死不变”。

“和”，和平、和睦、和谐；“流”，随波逐流，无原则地附和、顺从。“和而不流”与孔子另一名言“和而不同”异曲同工，其要义是和以待人处事，同时坚守自己的立场、原则。

“中立”，即立于中，立于中庸之道。今之中立一词由此而来，但两者形同而实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是通俗的中立词典，只将中立作为政治词汇加以说明，大概有意避开了它的哲学属性。而孔子的“中立”恰恰是哲学概念，已在《“执其两端